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序

蕪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為難苟未見實行形貌言語名譽及
華皆未可以保其往矣今人所以難知也及其
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
失實不得其真否之真歟昔人所以難知也至
於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雜銘誌多溢美章疏多
溢惡以為難考然其行事其見於已為交游皆

出于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末
備在繁然不証察其所安斷可識矣薊林居士
向公實父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貴
而抗志不群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
盛時居官守取固已不畏強禦聲績著聞靖康
元二間為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偽楚之變即
移父令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奸心聞者避之
高宗初間元帥莫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
慮者公募士人李梅首齎金幣以濟琅玕之用
上章功進切中事机 上深嘉之承制補植以

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實始于坎及帥長
沙虜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絕力不足而城
破犹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尽所以撫摩之
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政鄂州行次衡陽曹成李
宏賊衆十萬將律侵攻公肩輿入曹成賊壘曉
以大義不敢為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
渥擢之戶選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凡至大用娟
嫉者衆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是卜
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慕香山白號
曰薊林有舡曰泛宅 高宗親御翰墨書曰大

字及企踈堂以寘其歸公家東望閣皂山連玉
筍靚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
裝以古刻灵龜老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
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于興寧之乙
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
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与淵
明同甲子歸林已恨七年逢又言香山得洛陽
履道坊楊常侍旧宅薌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
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從
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

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薌林相去幾百祀丘壑
有深情市朝多見忘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
才名固不同出處畧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
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
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造見
又素喜容相典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六
路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
克次年三月復歸自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
終焉勤勞著於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
亦皆厭服無可訖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

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出致僕然後哀一時名
公書尺刻為薌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者而世
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公起為湖廣總屬
分司九江受知於使居袁和叔燮介以求序且
言已刊公之家傳行狀著志銘為一編又刊拘偽
楚檄橐及諸貨跋語它日又將刊家集行於世
其生晚雖不及拜公林下生長外家外祖汪公
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為汪氏反茶堂生雲閣
賦詩先太師岐公初丞昆山及趨事於吳門最
蒙眷典故多見公之藻翰熟聞高風今又得

公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
所贈矣今乃知為公之詩公為徐東湖詩集後
序有云始為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
吟焚其藻則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正此
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奉而行兼備體制而
又能出入內典以蓋由前朝涵養之久文簡典
刑之存非曲季之士所易及也某庸陋不佞何
敢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
舅尚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為讞公吞
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瑣元先輩汪下書薌

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謹字伯恭官至徽猷閣學士累贈至少師云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為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季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虜庭當十戈倒擾之際執節不屈迨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維之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於此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洪之盛者也况父子俱掌帝制出入臺坡文章聲問萃于一門赫然為天不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

於宣和二年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已兼中書舍人獨押六房警直季士院又三年以左使再攝西掖明藏為真遂擢翰林季士出守吳門高宗皇帝時行內禪至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為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從容應之動合躰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命知貢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文字為職也唐張夔公稱富嘉謨之父既而曰施於廊廟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萬季文

體蚤咸天生廊廟之父也父從字順隨物賦形
非如寒士若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
興初元知舉某由鄉書就試公一得父卷必欲
寘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 秦陵舊謀公嘆
惜不已為引吳若等例奏聞褒借甚寵得旨降
充未等首名某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
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也公之子二橋嘗守峽
州將赴朋至上饒而歿檄知餘姚縣又亡於旅
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某為序未及也
其婿汪君杲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為言某方

經犯餘姚之家其子佃又面以為清某何敢當
獨以御恩未報又願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
為右丞相謚父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
士謚父敏世稱三洪以此錦屏三陳而又過之
公諱遵字景茂若世系治行則父敏所作行狀
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為 本朝文章宗師 執昌黎文公
之在唐也 光燄万丈 不容贊歎 諸子叔弼兄弟
咸得家傳 季默之子 徽猷 閣待制 德孺 則諸孫

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鉅銘公之墓
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于自然不勞追琢
詩篇賦誦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雜殊侷製不一
各極其妙而家法繁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
公也嘗訪求遺文于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
得其全公之孫伋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十卷錄
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貞得六一
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
挈族南徙流寓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于詩
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為可惜然此足

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
皆當傳錄而况于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
能傳斯文于其家世高勳之哉公諱懋德孺其
字自弼靜退居士遂以名其集云

筠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季績文孰不欲流傳于後資稟有厚
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
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
道尔筠溪先生以文尤之賢少有声于太季一
夕奏厠固有舍投環于梁問公時年才十七八

畧无惧意亟解其繫卧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
噓呵之会有後至者恠而同焉徐語其故馳報
齋中群士競篝火而來相与抱持而歸竟全其
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為大現三年上舍第
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矣
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同季之懿其發
為文章碩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
舍人使契丹擢左史用許直貶宣和末知冀州
獨能空壁以抗虜暴靖康初漕江東平叛卒之
安入總兵為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編尋掌書

命雄深之父黼藻王渡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
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典時忤遷尸遘匈
外補去國之際猶奉、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
為言竟請祠以歸德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
不復有仕宦意哦詩自娛笔力愈偉居間憂世
著議古數十篇雜汎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
病深切着明有范大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
惜乎用之、不尽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珽
以即漕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先親而
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願避淇以金玉魁決

科克繼大門為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
之澤未艾也二孫以某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三
十卷求序某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
日幕用之誠幸託名於不腐敬謹書之公諱弥
遜字似之弟仲六人父字為一門之盛兄尚書
弥大弟太史弥正俱負重望蜀溪則公自號云

漕忠靖公松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曹公亮十月壬戌德壽宮遣中使賜以
宸翰有曰歷事四朝尽瘁國事從微考北狩

至燕被密旨昼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
虜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兀术力陳禍福虜
退渡淮繼合請一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予孝
思使虜感動俾予母子如初送亮方圖南下今
往現其意陳前後盟約声色俱厉亮令以繡褥
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遽告終為之惻然
因疏其行事大槩賜其後且見子不忘之懷嗚
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槩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
于時其致也苟得名士巨公為之志亦足以垂
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歿才浹日而斯文出

于慈極震耀一世先正諸公間得碑銘多屬詞
臣為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左作高妙又
簡事核未有如此之盛者願維刻銘彝彜無以
尚茲史冊登載足以傳無窮矣某于公三子俱
識于宦游中仲子工部相与有連事契尤厚公
薨十七年矣某公之文俾某序之且曰先公蚤
入太季負時名中更險狠晚遂安逸其于六藝
百家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畧備中
体紹興乾道間出入西宮奉清燕之間最承
寵眷謙謹已甚无毫髮之玷一時笔墨類多出

其手易簣之際以藁屬報曰尔為我傳之涕泣
拜受褒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槩固已具于高
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大父
箕穎之文參政上蔡謝公為之序引行于世自
度多病早衰恐負九京之託與子幸同即省能
加一言于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衡州奏事
上記尹京時實在幕府問勞優渥遂留為郎庀
既未几他不暇問拳一独以遺文為言誠足以
称其家矣公之詩文其未有原其藪不苟慷慨
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適意有隱君子之風

又未易以一端尽也蓋嘗登冲菴之戶既雲壑
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遠兵部之清故
為之書公諱勛字功顯謚忠靖景贈太師松隱
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論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察院所為
詩文名曰論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
曰公于書无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于
市有夸詡其美謂之論魚雜微物亦然字書以
為論街賣也顏黃門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

至死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矣江南
號為論癡符公之意蓋出于此特讓碎耳公諱
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為長沙尉一
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賤翰委公送客泛
塵無不曲當時余伯父揚州為漕使公首以長
棧進謁有曰哀懷錯落有秋風歎歎之恩舊李
荒涼无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為賓
客不復以寮吏過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後為
中司遂辟公檢法官迂六察為郎而歸自此三
數十年間僅一再以麾節出終不得為文字官

以辰窺所長識者恨之余倅丹丘始得拜公之
門公方買屋近却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
居聚書數万卷于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
沉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間與人接雖微賤必
與之抗礼後生有以徑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
晚益高時出一篇即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為悽
惋貞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彤因求余序其首
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藁尽出而
行于世以慰其平生筆硯之功則冀表可以不
墜矣陳子高堯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

公嘗尽得其遺逸者板行于江右視旧殆過倍
蕪而子高之詩益显公亦將以此望于後人乎
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道无統窮季无正法自非至人誰能尽之規志
季以至從心犹有等級如坎季者之于斯道隨
造詣之淺深用功之多寡如獵于山漁于海死
而後已犹不足以究至人之蘊奧若環溪者殆
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政齋漫錄昔書而知有
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吳曰澥

曰鎰皆席臣之族席臣名曾嘗分爰陵之符辭
字德深終太季錄鎰字仲叔終湖南轉運判官
三人者皆博季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閑四明
里中有醴陵宰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
接送容于杯酒間亦是族也既別去始得環溪
之父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之教
澧陽時所剝恨不及面與之商確既老還朝有
名大札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
併以江右諸臺請賜謚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
抚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為惜欲于科自之外

收爰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振再見泣以
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尽刻先醴陵又齋
志以歿藐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畧求伸於身後
而事未有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丘壟謂余於吳
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
傳也萬志好古尽孝事親固以師表鄉閭名聞
京師工部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濂璣明天理
自然終歸之人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期黼、王
度若以身周旋從事於礼制樂作之末虎臣云
通言簡不及陋傳不及冗字順而意宏辟爰而

理婉仲叔更部云朱父人之父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季士之季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醴陵亦云季通五經尤長於易禮旁通於百家而游藝于父規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於易故三十而著璇玑圖論深于禮故又乙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傳於世通言最所註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季其曰不為言之言、立不朽又曰孔孟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於為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季蚤成而進修不自

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為言之言而壽心同於韓昌黎與可嘆也唐李愿何等人盤谷亦無聞於時徒以序而傳先生下視愿有余环溪之窈而深縹而曲又豈藏於盤谷所歎於愿者特余之又不足以發之耳江右秀士大札其別圖之

王父定公內外制序

藏書以強史子集為四庫尚矣國家中秘之儲士夫家塾之目莫不由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未已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

其辭也蓋尚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
詳然必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之作出于肯
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故其言則如生其時
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父定公天分素高涵
養深厚自少時已百場屋聲中外翱翔未始一
日去書及為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溫淳姑
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措意高遠而
渾然不見圭角實似其為人一時爭傳誦之其
後編歷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某嘗狀其行
為詳然傳於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

知筠州樞典諸季編緝西掖北門旧藁為三十
卷俾某序之某平時誦公之父恨不能多見薰
沐三浦而後嘆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弥大言
嘗問視草之作于魯公曰蘇長公才氣迈往
不可強追執燭少公沈厚爾雅尚庶几焉某于
公之父不敢輕為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軋
道淳熙之盛欲知公之詞源當于長公少公之
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實某之姑之夫也其亡也某為

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潛在裒其詩文若干卷
旆酌古堂集會固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
求序于某向固不忍銘公而卒銘之坎不應辭
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幼隨父金紫仕
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既冠而孤叔祖宗正少
卿欲命以官力辭之欲以与其季而自奮于科
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
其長弟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
風公之自一者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季不必
爾仕以行其志足矣遂不復為奉子業而一意

于孝思貧深居窮徑閱史手自編緝及見王紫
微洋諸公作詩直欲追儻陳簡齋及子高輩一
語不苟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
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欲焚其藁未嘗死為而作
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審諦切于世務理
之所在无所回撓歷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
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于无益廣西論鹽法
之不可輕安其為宰掾看定四方章奏之類皆
如五穀藥石之適于实用若其立論謂翼祖
維已入祧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為名字及

扁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矣有十日
是也若書歲則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
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為後世風流醞藉如晉
宋間人若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莅官而克勤
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間見之讀者
自可得其為人又不待于費辭自少至老聚書
六萬餘卷多自校為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
鼎彝古刻分列其下某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
進不以筆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間偶未死不
可不為發其幽光餘以見其志銘者不復載公

諱正己字正之潛山丞德清能守先訓尚當勸
紹素風以充王氏之宗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即顯于淳熙間當服官正之年
不以病不以故政為臣而歸天子既寤褒之朝
之名卿大夫季校之士爭為歌詩以饒其行郡
太守傷其事哀以為見一堂集傳于世將三十
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
園田題等益之為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
風峻節歆動中外蓋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

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尚強其去尤高雖時移
歲以一覽其編赫、若前日事真足以庶貪立
懦也現夫大篇短章鏗鏘眩晃極其形容之美
寫其慕次之懷非不欲廢儿公之所立也然而
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
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決者哉某初謁公于堂
上實于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屨接觴豆
于烟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
堂銘公之墓故危泉復以序引為屬自惟宦情
素薄而投閑十年屢更奉祠恍惚志業視公不
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為眷尚得自恕也
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掛冠之
章期于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具于
志銘危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璧庵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名之從民者尚多俊
茂余生晚犹及識將作監端民平叔及其子涑
皆有詩声又有名璜字德劭者平原公之從孫
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才而頗誕放恥從進士
奉里人或譙之則曰我非不欲試但聞奪爾曹

魁尔又嗤笑之乃曰尔曹不信我将試矣一試
果魁維揚後寓四明筆力雄邁人所罕及時初
脫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父多出其手太守仇
公泰然念周公元奉綱潘公子賤良貴皆一時
名公莫不低簪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為
殺官与之游最厚蓋文字之友也明多禪刹往
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為壻資送特
豐且可得官擲于地曰老大乃後為坎耶竟不
報既不得志場屋蕭散骯髒以終其身不娶无
子晚從宏志禪師于言下有省益耽內典以其

筆耕之餘買田一頃施于阿育王山使奉嘗我
寫詔而題其上至今留水陸堂中遇荐羞則為
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便是庵居士又却無人
賣葷葷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
御言德劬病革往候之間向為文用僧騰容為
何事曰佳景臺城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
見曰都無所見但覓神氣消散尔出書一囊乃
其遺藁犹頽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父以
為已作平時相忘方齋暇時戲調尚如此里人
戴伯與叔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文名送侍御

諸子借囊出藁而手編之又多殘紙斷壞不可
盡錄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幾二百
篇釐為十二卷俾余為序以未暇及嘗取其白
氏長慶詩譜錄寄吳門使君李諫議既為列于
集後又索其詩文且曰近為憲寧當為版行余
喜其父之將就泯沒而有傳也為序其大槩而
記之嗚呼世之騷人寸士耽嗜成癖噉詩屬文
皆欲有聞于世而因仍埋沈与草木俱腐不得
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几德邵之集藏
于侍御之家傳于伯与又因余与諫議而行于

世茲非幸與若其詩句之工妙又侔之高勝出
入古今迥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集
卷其自號云

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刪定即贅俸丹丘始識雪巢林
君景思行義高潔翫麟不与世合環堵蕭瑟思
窮如鐵石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
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聞于諸公間于
是遂初尤公尚書誠齋楊公待制俱為之序此
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使序之

余曰二公已序何待于某景思笑不答而請不
已余咤然曰吾知之矣君師出入古今作者門
戶善備重侔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
衆侔惟大篇為雅非積李不可為而又非積李
所能到必其胸中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
見層出如誰陰用兵多、益辦變化舒卷不可
端倪而後為不可及君益于此有得者如羅漢
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无可飛等篇直欲與漢
陂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
及此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于此非曰能之而

願李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于世五六年得
此于人者益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
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靜齋迂論序

靜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真靜者也幼歷艱
苦与其先德翁相与為命寓山堂試流寓為
魁選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館下
今亟相實送之李才翁李有本原又自刻厉文
章日高兼備衆侔嘗叩錢公以親黨奉削公信
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為謝才翁曰乃欲以此行

我即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欲授以官力辭曰
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于科奉矣強與之又
不肯仕為求祠祿使耕以試漕臺兩預荐書又
不利于春官遂不為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
之以昌其詩以大放于文錢公秉政亦不畧為
身謀送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日素安貧約祖
給即心家无冠裳通謁心稱長安李某台之人
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凡如康節之在洛
也郡邑來仕者聞其風多與之交俗務一絲不
掛得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

清談壺、聰者忘倦丞相屢出仕必與之偕行
有直諫多聞之益以寸簡之才不得少施見于
世又不幸年六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
曰廷丞相視之如子姓撫其家不替于昔一日
俾廷來見出寸簡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求為序
引其目聞寸簡之名贊俸丹丘始交下風觴諫
相送欣然莫送交情久而深萬間往來都下親
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也消嘗以詩贈君
歸有云又可演論詩更工翛然蟬蛻世塵中平
生不復遇飄瓦兩脚何妨顛轉遂彼尚勞心論

出處我今無夢計窮通江神閱編僮者來往
無營只以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才
翁家長安丈父及与橫渠浮休諸公游躡謫水
先生文集行于世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
夫握兵以抗議不合坐廢歲久虜犯關中年高
且病乃以為旧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空城卒
死于賊坎志士仁人之所痛也其家避地深入
嶠南父又卒于瘴鄉禍患何可堪邪才翁詩文
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季之著見者言議
正大又詞溫淳論治俸則欲返本而不求于末

論世故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必反
謂至人無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為詳
明既無科奉之累又不求賣論以取官直取諸
胷中實見而筆之名曰迂論而實非迂也若言
情貴得其真而養心在于明分則又自其躬行
得之非貞靜者能及坎耶余既為之序又念才
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文槩以授之才翁諱
龜明廷能世其家今為丹丘人

故麩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麩而与其母孟孫遂以為子傳

是出于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麩之稱至唐
陳子昂感寓詩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麩翁
後山託疾謁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
豈不畏閭書放麩誠不忍正用此事然亦一時
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麩子
蓋終身拳、於此者其為人不言可知始與之
同後國先生仲宏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
于荒園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厨仲武時、相
過清淡繕書動至終日以是知予益深余光矣
回首旧游凋落殆尽仲武之子和中以遺藁求

序閱其名曰放麩子集讀之慘然是誠吾亡友
之存心也仲武嗜季如嗜美于書无所不讀于
詩无所不記雖昼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計
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既不得少見於
世一寓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
牘若與篇隱快釋官小說問之如響少工詞賦
每屈其脩葦而輒不偶于有司以以窮老而不
厭御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斯人既不可復
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活千人
而後具以放麩之心推之後其有具者和中自

力于李效張橫渠作以絕句發古詩之微吐、
有又風又聞其子孫頌然有立其仲武之門者
庶其在茲乎

紙閣詩序

家業儒曰笑曾叔祖承叔氣尤俊偉不群
妙年決科剛介自守承平時宰畿縣尹以勢臨
之不為動未几罷歸卒不偶以死時、聞諸父
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實承叔子少力
李有父風言談英發率傾坐人視功名若不足
以凜焉者事親尽孝道既終喪贖產一不取與

妻子却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
李往來江湖聞心武昌浮彭蠡歷覽勝地挹秀
氣以充胸中之奇晚居龍潭安負裕如槿蒿荆
門皆山俯溪如世所益老庵之居客至則清談
去則宴坐老圃老農尔汝典聞譚恭樂易宗黨
鄉曲無不教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取伊洛道
德之書釋老清淨之說讀之隨意手抄細書著
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
進雜書生奉子以為雅且勞者為之不少功老
成典刑此尤人之所畏服也某官永嘉一日以

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綠飾紙
罔方可久餘藏修遊息不出於此番易張紫微
嘗有此詩吾既與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
益富亦居閑勝事也汝為我序之其謝不板販
取叔祖平日大槩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為曰聞
荆國文公有和王樂道紙罔詩李易先生劉公
斯立亦嘗廣韻始知紫微益循諸公之旧非倡
也併錄二詩以歸獨恨未見槩通之作耳某仲
先頃亦同賦存曰但愛憲間冬日煖不知門外
北風涼叔祖擊節歎墳以為正得我之意抑所

存又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設先生以儒孝師表鄉曲是生
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設俱躋世科助菴最
幼家傳擅名而遠于小季亦有五子其次子則
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說洽書經覽輒不忘
許叔重說文解字畧皆記誦其于六經句讀點
法悉有定規如不字存方以切凡書之不字皆
點入声其字皆點平声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
本是以翼字而借為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為

詳密集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音之類皆
所不及讀書者多自苟簡口、相授遇有堆字
始為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
首至尾殆無遺失某侍坐最久粗傳緒余又以
授兒曹使不至於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殺子
尤萬五鼓而與灯前坐对同讀一書多至百遍
諸叔父徑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也服惜乎父
子不偶叔父三人俱下世第四人字君秉翫骸
寡合獨居郊外先庐中踈財處窘增燈場屋年
過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蘇黃三家詩集類以

聲韻細字楷法凡四十一万字親徑四寫而後成
書以示某曰此吾以適晚境者也雖若无補然
因此尽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坏于
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
我為无所用心而為此吾子其為我言之某曰
唯旧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禮記二書悉以
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
後生之偷墮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諷先生以儒季起家仍三世登

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年鎖試
以來鴈塔不書者至于五紀後元編修景山始
因太孛舍選與毅授元少虛同上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又三年而後某繼之大率群從中入上
庠珥世科登朝行擁州麾皆元為之溫元少有
場屋聲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于時由太孛
正宗正寺主簿玉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
守江陰以治最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
遂已矣門戶不競可勝嘆哉遺文散失未暇會
稗平日游戲為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

得意處維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壻
黃定之安道偶得殘藁遽鑿之板而求序引嗚
呼吾元抱負不凡志尚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
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侔長短句特詩
之餘又尚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元之所存耶少
工賦篇駢儷尤高曾不得一日為文字官韓退
之云乃令吾徒掌帝之制翻閱於編為之于邑
元嘗以為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序

六光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
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
者有之而備与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余慶善至于積則非一人之為一日之力
而後慶為有余慶至于有餘而後能備能順哉
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公際遇真主于龍潛

之日光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專
國秉 皇上萬田李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接
其身崇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玉
上印後則賜第于京師掛衣冠則分湖之一曲
雍容進退為國元老四方之人无不以備福為
可羨而未知夫備之至也始丞相事母齊國大
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鼎之券回班之
像照映今昔凡孝于親者親其身故冀望万一
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
年登八十其女兄八十有二四弟六皆六十餘

笑一門同氣咸壽而康奉觴相屬朱顏華髮嬉
戲如小兒狀御閭親識欵仰盛事咸請繪而為
圖丞相曰幸哉兄弟无故是吾門之餘慶也乃
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盛以上
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為歌詩播之樂府
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礼部侍郎某以
次对奉祠次子都官郎官某入制司議幕率群
從子壻皆盛服環侍行酒投饗躬子弟取樂飲
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耆英之集且有四人同
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成之與出于一家

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擅白眉
之譽亦未聞以大耄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
而又得燎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
之有嘻茲始可謂備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為
之寫照逼真烏紗道服前奉女先恂、怡、如
款笑語雖名位有高下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
容薰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為
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懿德八行先生又以
與孝絕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得顯用于世福慶
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

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絕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
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
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寒俊荐進若不及位極
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日潛之存已厚
而日培之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為剋核事者
史氏之與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為一善
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
以媿矣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丕朝孝治之
盛不在茲圖乎亟相頌某曰子為我序以某不
佞辭不獲俞謹再拜而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襄弘季琴于師
襄與魯太師翕如純如之變記闕雖洋、盈耳
之美聞韶而志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
知之太師挈而下適齊適楚入河入海必謹識
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欲用則就可訪求
也至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德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去今又二千余年雜之以鄭
衛混之以胡虜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

時聚天下博洽之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
合于古而不可得蓋其聲者樂之本也不得其
本而求其未取之尺寸是以度也求之鉅黍是
以量也未有能以律而求聲者而况于今乎嘗
後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為宮之法益以變
宮變徵而求八十四調、為七聲其說甚備蓋
本出于龜茲而鄭澤首好之以傳于世乃與周
官大司樂之說不合又不可曉迨歲得陳札却
樂書謂周禮正以圜鍾函鍾黃鍾為宮如三統
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声痛夷

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顯与其它論樂者異
閑居无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
曰胡器用舜曲无所不說其間重見者亦多要
可謂浩博矣求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
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如此比而又苦其舛誤
无所攷證聞建昌陳史君刊此書與札書並傳
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中又亦互有得失併
為質之徑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光華
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芾為南豐宰因以寄之
南豐欲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
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過主不可謂不
行所學而終无定論今之君子學於者益寡建
安蔡季通以送悔菴朱先生游學問說洽持論
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目得叩請曰大樂之書
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

辨証謂雅鄭固已遠絕而燕樂尤為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迥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叙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象黍為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為黃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為圖為說而又列律存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之俗樂雖非古而其存則不能外此也則又嘆曰為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

日漓風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宮與調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存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沒其存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適何其仁也故欲民之歸於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不能自進于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科奉此志其遂甲否乎季通此行得一現頌臺之樂歸而益考諸書欲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者猶不知神解如万室常寺人

亦凡於神者恐非書所能書季通用工已深更
加勉焉必無歎于我然後可傳諸人求大樂之
書而現之尚俟後曰

辨志錄序

李記曰一年視高徑辨志歟書之所以立名也
李者則先辨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
伯恭父與某為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早心
實師之博李萬志深造自得規摹宏大而克勤
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圖範之類不
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鑿書精要而切

于日用者以為其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
而克之則可以入至人之道用雖委曲而俾則
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人臨事
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萬敬為本將令
李者循、然如履平地步、就實其用意切矣
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
又將刻而廣之歟真東萊之存旨也俾某為之
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天下之
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
不能有諸已則猶天下之善也譬之五谷无非

嘉種然必藝于土而後有苗有業以至于實善
必有諸已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于至神
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
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孝者讀之必有以諸
已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允負矣此書初
以即初名後又改為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孝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為
孝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為
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

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
見其畧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
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修身可以為用此為小
年之孝非曰孝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
數季亦復罕傳就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
等書不復可見急就章心存大畧惟許叔重著
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
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孝楚金在江南既為通
釋却叙通論祛妄顛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
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倫矣昇臣入本朝逮事

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
章友直又勸邵竦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道然猶
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
有寫志古道傷俗季之混淆為書一編辨曰復
右用工數十年書成於大規政和之間陳了齋
程北山為前後序稱美甚至是以不朽矣其晚
出何敢容喙尚有款言而未盡者讓中考証精
詣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
正其訛舛毫厘不貸讀者悅服尤有異論聞其
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畧无琅字之態惟倣倚而

末重與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
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角傳于世款識銅字
其倣正爾始知讓中之作盖有自來非以意為
之也魏字從委從嵬或省山以為韓魏之魏讓
中為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无卷
字讓中以為當作閹而难于題扁山谷雖定從
艸讓中亦不用也索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
終篇偶無坎字碑額雖從十竟作隸倣書之其
信古不從俗類如此某不能作篆心願好之陽
冰新篆猶為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亦无

以營之陽水務新而讓中一意于古優劣可以
坐判矣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至俞為簿暇日以
一書相示蓋婁天札所編史後字類也余讀之
因相与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為用後世浸
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
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
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
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

後人所及而字不少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
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與亡之大端忠邪
之異趣子載自不可誣而後文之士又摘取奇
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鈇槩自有一種風
味故誨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其書更取史記
之字合為一編從韻類分繫然可睹婁天札之志
勤矣蓋蓋望生于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
長事武帝袖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故旧失
聞蓋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天札為
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于馬時有遺失

父意氓沒如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
亦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
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
無以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
引孔明仲達以為以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
此是可遺邪嘗有意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尹
以書將傳于世現其趣向進、未已或更考究
以補孟堅之闕以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至
俞啞然笑曰婁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
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有集以為盛
事然自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
謂聯篇索牘不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
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
公尹奉為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
子壽為其表兄叔閣商老求儒崇堂詩始知其
編北盟錄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筆遂膺延
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為思叔之兄伯仲皆以
詩書發身晚皆掛冠家居為鄉里標表已而思

叔二子孟堅著漢官考次子仲祥又倣唐會要
之体為西溪會要一書疏為七十卷目錄二卷
總為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
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是昆仲
父子間四書俱行于時俱有益于世用非正如
王氏詞華之狀也三代之余治效近古莫如西
京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惟輝煥周密其言語
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于紀傳表志之
間讀者未易識其倫緒仲祥究心于此二十餘
年无一事不錄无一語无概條列脈分秩然有

序開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歷在目其体
專以班氏為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考異同視
古之文類与近時漢雋博聞六帖法語字類等
書皆出其上士夫之好古者无不欲錄而藏之
不患其不傳願何待于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既
詩儒榮之堂又銘祕閣之墓思叔致書又以狀
為屬為著其大畧惟老憊不能尽纂述之詳為
有媿云商老名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
名得之孟堅名筠淳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今
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今

為湖廣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尚矣鴻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得而詳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為存紳先生難言之洛陽邵雍為皇極經世書以為唐堯即天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熈寧又若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此五之紹運圖編年通載註要等書最為優焉給事中姜公机嗜學如嗜美手不釋卷尤長于考訂著書不一始為資善堂教授輔導帝子備竭

心思去國二年青宮始建妙東寮宋以吏部侍郎召還首兼端尹皇太子天資高明為上好古禮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下三千餘年其亡治亂固已綢繆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振取平時所著帝王總要一書精加潤色緝成四秩又備錄年號輔臣各為一編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凡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既書其大畧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閏位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聯屬靡不提綱撮要又擇前賢立論精確者各系世次之末開卷粲然如指諸掌獻于儲局

俾其序之其竊窺此書嘆曰彼瑤山玉彩之集
皆非此比也皇太子講誦之餘垂意閱習不
待編考史牒今古歷、在目矣况公之持身挺
特論諷直諫凡所著述皆有依據亦未嘗苟為
高論以駭俗故規畫一出于正允可訖者皇
上崇建國本教以彖方既命丞相為之少傅批
政大臣皆為賓客左右功講罔匪正人公為之
願哀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无穷之福也
某何敢贊辭

温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為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
者至天聖初朱尹士廣第進士和入崇之以名
其闈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年其上第者凡
三百三十有七人夷考鄉荐之額初正二人中
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繇大率外臺以進一率所
第率過鄉荐書之數而魁南宮者四冠大廷者
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季以
倡季者此和之士漸被為多議論詞篇類有肯
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某濫授于茲樂儒風之
方且爰攷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

刊置季官又訪其氏族爵里別為一編咸虛其
未以待來者維然程氏之季大要在知本而教
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錄爵之得喪不
典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充而不心
沿流而達于源其為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為
此邦書之某也斯拱而族

送趙廬州序

趙史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季自少交名士寓
屋東嘉避遠囂塵築屋城西編環以竹樹如山
中屋擁書數千卷沉酣其間客入則清淡終日

無倦色淡若與世相忘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
論兵講治道咸纒不有端緒又自許以有用之
才一時貴人爭荐之錫對便朝神會氣合可立
致要津下亦豈在蓬萊道也自以家貧急奉
小合浦之符以歸且行願謂某當有言某曰奉
太夫人輕軒遠遊嶺海抚字之外惟謹視藥餌
徑行佳山水有詩願以寄我此外尚何言然有
一于此昔嘗疑孟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
昭固靈物也政苛則去乎則歸雖知凡士不及
殆史失之証現柳子厚記零陵即乳穴之復載

穴人之言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是以
病而紹焉今吾刺史今明而志潔吾以是誠告
焉且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龍蛇
束火以知其物糜繩而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
不得吾直吾安得不以告讀之啞然笑曰是
珠还之說也蓋天之生物凡世所謂宝者必在
深險之地刘氏在嶠南役兵探珠至糜石于其
足而繼之海使不至其下不心以是知求珠之
难不心如乳穴之深一去一来豈其然乎史君
行矣自尔或聞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

民生可樂矣当奉卮酒南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季起家馳声上庠優在舍造又其間季
該洽其進一未已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客授
歷陽季子雲集凡徑指授多所成就当路諸公
非无知己尚為江右漕幕之行君而欲入蜀嘗
為大篇後亦為詩以送歷阳之役老為此來日
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規之義為
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称非必欲求名也疾吾
无是实而致名也善乎名箴之言曰内不足者

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
至則名隨之非可要於鄉黨朋友也非可遠
道而求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
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我者而已凡得於外者
分毫皆是過矣一切所之其求於我者則死
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脩業惟日
不足雖欲進名不可得也士之決科始以進身
而已能進者化陳迹俱不足言世之為大魁中
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貧否毀譽皆不係

此場屋之聲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与勉之愛
厚不覓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為雅醫家執以治傷寒為雅仲景一書
千古不朽蓋至於醫者也本朝崇至篤意好
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臣輩
出如蘄春之鹿泗水之楊孫兆張銳諸公未易
悉數無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
人書尤為精詳吾鄉玉君作肅為士而習醫自
予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為本又將取前輩諸書

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人各條之下
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
齒駸、不欲為私藏將版行于世求一言余
好醫而不能孝与之論辨皆有批依孝者可按
而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為有功也然嘗
聞之尤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取
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于
朝蔡師垣當軸夫加稱賞即令頒行而國醫皆
有異論蔡公怒始尽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
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詳名許孝士知可近世雅

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為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
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于古典余平
日所酷愛現許公之言則无求子所著可輕言
乎因併書之

鄭元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紮世居福州少時以
孝父集書囊為殿帷賦魁其鄉繼以五路建太
常賦入太孝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未
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群經多有講解旁通
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父

備衆俸尤工于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
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絕人具寄
高迈間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
古語隨用奔湊毫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
祐有域中有曰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
輿諷稱太平人孰諷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
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
理明而詞順蓋古人之有韻者也其年及弱冠
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
先生机杼望洋向居而嘆一意模倣先生時猶

未第間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迥出人上
視體若乎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
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
者多在後四韻而李者思之致讀者無味雖弄
槩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
其戾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
屬對可現而意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竟
弄不能化朱象大弄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
等賦以為韻、有意終篇尚有餘味可以為法
或有一事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

謂不若真之送。然如以禮為翼之，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遵于此。詔魯秉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尽在魯。其服膺有素，既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能忘。角兒輩收纂先生旧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某少作八篇，綴于後，其編不惟荃蹄而已。此不求傳于世，區、碑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尔先生諱錡，字剛忠，官至屯田郎，嘗為主上小季教授，近錄其後。

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錄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不能及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于世者，亦賴此為妙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奉世誦之功，德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實如來秘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如來秘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如來秘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

依據將版行於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
然自適有之語頭穿教業問何以不出願衆曰
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為序余笑曰黃面
老子本不欲言大藏所見與夫扈宮海藏之所
秘無邊無尽其實本不曾言况此徑之外見于
餘之餘者乎予既集之而余又序之耶請不已
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欲了此而後將方它
日一登室所悟明本性空蹄耳將忘之而况此
乎曉曰唯

聽老語錄序

余頃投閑門可羅爵有僧以徑山聽老書來求
寺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聽无半面身隱言
孫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于東南一燔之後欲
與瓦礫為室坊兩宮賜予檀施山委田現畧
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金閣之英為之登載願
乃訪老朽于寂寞之濱何即僧曰寺倚神龍為
命率衆致禱盼蠻昭谷欲以屬公余感其意而
為之辭晚歸朝行始與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
過忽已亡矣其徒集六舍語刊之求序余不能
奪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濟揚岐之下曰白

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德之光明傑特
者遠傳行雲堂行傳光晦庵以及師其相付囑
又非他人苟然之比光將示寂以行所付法衣
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无聰侍者叵
耐吾宗滅汝边也我今高枕百無憂聽子時村
塗毒鼓叢林遂有毒種之緣聚徒說法三十年
自靈峯來此山法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
為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
參之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四明樓

鐫大防

記

中興顯應現記

奉

勅撰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中興顯應現為國家
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為之記者沙其碑
之父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現記已而宸
翰下須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既蒙命謹拜手
稽首言且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春列 皇朝咸

秋无文非有功不祀其間灵效顯著遠近奉奏者不过数处而護国顯應真且其下也真且崔姓廟在磁州有為道現河朔人率之五百余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虜磁去虜營不百里既去謁祠下神馬擁典盼纓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功帝还轅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鋒服擁羊之亭生有神光映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与駐錫錢塘初置現於城南尋徙於西湖之有分灵芝僧寺故基為之祠宇宏麗增葺舊殿長廊靚深中繪工緻鉄騎我卒左出右旋

戈鋌旗蓋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為堂祐館以處羽衣之流稱其為大神之屋高宗脱屣万年嘗同憲圣臨幸必并至故時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年以年矣皇帝皇太后常追祖店之意載命具葺復賜緡与二万俾尸監右衛筌彖至管教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安愛內錫福斯民者甚至遂雅不可以矣紀也竊考神之所自尔知者以為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為後漢之子玉維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寺書亦不詳

歸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正現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旧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礼府尹為盛酌顯應公且言府尹正現中為相州滏陽令再逢蒲州刺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為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庵尹之廟而宗師北郊及群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所信功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絕蒲人又日崇求世系師大速其傳戶祝正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為子玉与伯渊安祿謂史逸其傳欽元符二年即旧吳封王大

現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国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群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日數灵現日顯應耳按旧碑為之記其說略典實錄周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觀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之又編錄神之灵迹五十餘條閱於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院封真昊然至今以府尹為号者尤見其本於為令也初命送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為提奉官像子反於延慶復此職宣力於現多道士初止十余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

益以廣啓規門而許士庶祈禱成有定期季夏
六日相傳以為府尹坐朝都人无不歸御駢擁
竟夕者為一時之盛蓋冬十日又謂為府尹朝
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歆齊維北人
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又軋道六年遣侯賀金
国正旦臣以假吏後行退磁使人而下祠率望
拜於駟中蓋往來名必致敬行則先禱於西湖
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擁其始末之實為
記而又摛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孝道愛於相卿使姜豕於相前

必它時之奉崇繫神之仕兮于滏之陽惠及斯
民兮久而愈彰握刺河中有任河北之採訪生
則祠於旧已兮歿又家於其家神之飯遠兮維
尊以姓物逸其名神之威灵兮信千載之流芳
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沙范獨昭陵之
詔錄兮載顛末之為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
自唐膺紫朝之封賜兮誠有赫乎扈光功在
社稷兮著明效於靖康神馬華與兮嘗顯祐於
高皇始孝宗之方娠兮夢絳衣而擁羊迨震
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發祥敝祠宮之百楹兮縹

千丈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
仰皇以之臨現兮未嘗求福而專鄉洒奎昼以
冠嘉兮粲鳳翥以龍翔前三第而後太一兮典
四至而相望四陰而默相兮凡國勢於无疆
上宮掖而下士民兮藉神侔而衿祿偉明神之
莫烈兮夫豈歛惠於一方願謂于上帝兮掃檟
搶而給射吾店時中天下而音兮開壽域於
入流神亦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重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俞伯夷作秩涼典朕三禮日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无它言也俞夔與樂教曹子而
及詩言志致永言声依永得知声入音克諧元
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敗石百獸率舞文曰
憂維鳴球以至鳥獸蹌、箫韶九成鳳凰來儀
何樂之即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
禮春官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焉則夷夔之
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
府文胥徒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間上中下瞽至
三百人昧鞀又三百人而舜者家寡而无數抑
何其清也孔子之時禮專已闕其次於周而歷

聘諸國志固在於行道未始不切、於二者故
問於老聃問於萇弘止以論語一昼救之執禮
固所難言而言樂為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
耳目不固為樂之至於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
而善必始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
意蓋鄉人和國所用之外樂歌多末其声苟聞
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天得此一詩
之声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

苟云乎哉自大師摯適齊至少師阳擊磬襄八
於葦亦多不得其說摯而亦皆樂工散之四方
夫子謹志之如有歌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
樂矣求諧夷者和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人而
能知之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集可不求其
故哉今又况二十年有既多廢几在失之、皇
朝象至卦不設以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冊一
時鍾人論樂甚盛卒不可也復古蓋其本亡矣
樂之本狂声九今之者何力求人尺度拒黎之
末為可歎也近世渾食兄弟禮祭二書流傳於

世禮尚可考。亦名与器向已耳。高宗嗣歷
席事草地而卿列不以一日廢。迨駐蹕矣。塘以
法惠衿待東偏轉地為勅令所。又術之東則為
容臺。尚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過閱習則列宣
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主公普始
請易地。會初為中廢。遂迂焉。中為寅清堂。耽
夏屋。於是為稱法惠。既廢為懷遠。駟又以為臺。
諫官舍物局再建於寺之旧。久而容臺不移於
今。五十年矣。梁棟望地日有覆廢之露。卿少久
闕。嘉定一年小度張唐鈞為主。得已歛其不可

君既坐曹監。又轉而坐於此。時尋農天府。俱舍
旧於趨新。或謂亦可迂矣。君曰。此禮樂之司。庭
宇宏敞。位置崇廢。不應輕奪。列盈泉勝。每古人
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庭。材於天邑。凡
而叢費。取其贊而親出納之節。下之煩。未事曹
之設。欺一切霜董之手。賦工。宜察其勤惰。情者
至。執朴以一扶勤者。或醢酒以啓百堵。皆死。中。猿
競現。始於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
工三子。宜百有奇。而内外望擊。丹樂輝華於旧
有加。而无不及。現者驕。嗟謂工於營。和。君。未。必

如是之敏且办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現。吾且言餒者可以愈疫，猶是法。恣之泊審而渥之泉，甘且列結亭其上，扁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而宜集夫有不足而反因博節之有方，餉亦二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動臣書像，反書曰歲久脫落，又欲為一碑，未能也。府師將作盜生，其相獲以為助。今皆如所圖，不憊子素而未記於去。自念鬼矣，豈復為文頃歲，嘗叨薄正傳，壬少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於其間。茲吉寺之新，因尹之請，又欲以乎日所聞者。

自鬼故弗所，其能今工詞章，沈默靜室，号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謹之什剔劇邑也。办治有餘力，今日尊理官革朝論，翕然類之。每言前後同戾，協力以濟，登茲不自以為勞。共事曰：今之天下，雖不易於為，而於其尚可為之中，率至於不可為者，意其尤不息之誠，且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尹之所在者，如此，宜乎先諸实用者有此也。幸允它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為殿記。謂後世以像為礼，以器為樂，其於生賢之遂遠矣。惟儀与器又皆用陋，就寡寢，非士程之故，盖

嘗誦其言尚歎息今鍾數玉帛具在而官重又
備美若安上殆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飭佛
於古者乎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太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
蛇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危頽之山与城挾
其下官可在焉城西南隅云儀門百許柰為社
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壇平曠者人相攸而為此
必不苟也有司不成日就荒圯危垣成蹊荒投
瓦禁淳熙己亥正月宗正丞沈侯被選未等

仲春行亨倣然預其僚日是可以奉吾神乎乃
命徹而新之臨海今彭仲則起玩治於煨燼之
餘侯知其才奉以任焉昔投罔籍斥地之田餘
以周墻數十百尖洛瑤地得仆碑六中洗而讀
文益政和中所頌社稷壇我也刷廢阡及橫列
三壇門各四出中共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需師
雨師居西亦各為壇、之高二尺不半丈為燎
壇於風師之康南壇外特高於諸壇於是悉敬
名數因其俱而增集之故有屋而楹為視饗待
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齊潔之地其遲

北出表以三莊中送臺門慶門鍵以守之作於
六月謂莫又壬每有七年告成靡金子五千万
有奇民不知役士不告釣過者肅然於知有地
主之敬侯命云書之公間古首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袖侯之千草訪民隱飭吏召廩、乎循既
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邠被小帶江水旱
仍歲又聞有樹攸之灾謂職諸凶者非人力所
及故於神元所不我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
秋社展礼氣象一新环珮琮璜豆边静嘉神歎
昭答如在古、继句今氣淑民和順賜時若其

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内致力
於神者已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
典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二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於是太平
五侯定文以書鳩奉為記且曰澧之為州始於
開皇後雖廢若不一而柳河東謂自強以南州
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則在唐已為名郡 園
朝違際四年始脫僭竊之餘而為王、乾德二
年始隸荆湖北路東接洞庭回進施點武陵社

具前治陵在其北為湖廣之孔道水平日久戶
口滋蕃歲輸未以斛計者少五万券五施至三
十有畸盛矣建炎之宋妖民弄兵唱亂加以劇
寇一舟政誦民居官府蕩為煨燼因以飢饉凡
無噍類蓋六年而後定藥陰捧杓招集流歆僅
復城易之曰今六年矣未輸猶不及盛時
十一屯兵余百人而郡於尤偏小黃堂之所重
門相去不能尋史外過郡城又有沁垆相直纔
於東備啓一門以通出入必暢隘之語諸故老
或曰湏垆之後旧為城門兵燬以來開筌至今

倘屏而新之郡之氣直伸吾民其廢九乎士民
援以詩為告予餘使者如作新門浚垆既边新
其故基則古甃窅然言真有驗節賞以為貴募
民以共工官吏功趨日以就緒外鑿城雉上建
半屋即前日之外一為儀門而撤其旧於是洛
事之所始得軒豁寬敞而前先蔽障得以把也東
江之秀凡任明之湖徑始於去年十二月唐申
至是訖上合樂以纒之氣象殆然頓造旧現多
敢自以為功也要亦可以不紀今因為之太息
日今之為即者或功以廡白自死則於營始之

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亦可其事之當
為參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香名出樓之於儂
陽是可也乎余与侯世有道義之好又為世間
穢之弟兄皆承詩白之傳侯里屋時苟、然一
長者而夜官遇一十八有唯及甫曰劇邑談笑必
治茲試郡謂將日不暇給而能捲起固陋尽
五紀之闕典開一郡之眉目是可記也人考之
地志是邗有字丘子竹藥之仙尊李脚玉誦書
之適跡之梵之申明以忠孝著尊之車盛子以
李術師皆必郡太也先是層城橫前重倘雍底

士氣亦因以六楊是役也豈惟於陰陽家之
有閑於即其必有秀士為時而高者侯於是時
勤在以至其度而儉以益其當闕席序以教之
後來者父能繼此將凌復次平之盛而美能以
与实自侯發之侯名平功回明人承父其塚也

真州像城記

真之為州本遠也自唐末淳中始祈江月置永
正縣南唐為迎銜鉞皇朝乾德二年升進安
軍大中祥符六年以至像下鑄而成遂以名州
而实当江淮之安会大渭是臺江湖末運轉輪

京師戚以千古討惟揚几泗俱稱繁盛而以置
為首中興以來不復置蔡遲使而山陽通泰之
益沂江高王商曹輪奏猶為淮几大即佛裡之
駐瓜安近在六合之境送亮之至瓜州去此无
數十里即居三者之宜故亦寺糶索揚餘還以
保障之未固濠飭守臣築城鑿池以為汲陰之
計休尹伯成興發於前及四百餘丈鎮江遊奕
統制郭碧超繼之僅八百丈維務欲速未成于
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滿君被命出守
當兵荒飢饉之餘几以成邪既屬以勞未安築

之政又以城築委之君自下車愛民如子乎自
摩抚左餐右粥加以匡彙呻吟疾痛不趨救身
之善視人之飢真若由己食寢為廢此意乎乎
上下通於幽明斯民感說傾有生意和氣致洋
年較順成勸農通商寢後田現為丈四真力於
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合回百六十餘丈基厚
六丈上房三之一可列七騎高八十二尺凌濠
五百餘丈闊者至一十五丈深稱之安煤場土
以甃凡鵲臺砲臺武臺角臺鑿城馬面坐甃結
堅緻金湯之固巋然与惟揚相為長雄足為过

庭之壯現既又興造葺理自儀門黃堂凡官府
公守大小二十八所合為屋二百二十六楹即
之內外為之一新朝家以緡錢十萬米七千斛
庾費而所用亦費不復有請惟以摧酷之餘及
樽節用度以充之期已勤矣飯之井市與潛臺
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設者欲如瓜洲之城期為
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卒
余退記未冠時倚親治江于登鑑遠亭訪之房
氏指其前曰頃有閔市悉墊于湘江外有沙洲
數十里雖隔皇天蕩之風濤而瘡小比末初侵

未已不數年間之浸游者則鑑遠亦為壑矣是
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亦足恃岸既善積不
知所止又何恃也將為久計則更宜詳處向審
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脩築歲增葺
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甍出於師漕上司而工
役則又舍陵戎帥任之以濟登茲山陽歷賜尖
率類此今是邗城郭役就而方有兩翼之設又
前者林郭二尹之所築已多隳地尚須隨處捐
道又別儲二萬緡預為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
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可則當與屬庠

和楚嶺巒相頭而倚甬之勢固矣惟潘氏自縊
徵令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頭
延俱為時又師光正柯山使君能雖財重義君
實似之自其切年躬行孝謹萬思罔季有不可
解於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之
日死以結令及碎京以荒政自任民以父母
稱之今則江之而江之北輩木亦知君各制師
既以治家上開士大夫公勝莫不以為朝良之
冠君則退然未嘗日退也使守迹者誠心休國
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哉官休以郡人公書

求記為書大槩尚勉其成云君秀友文字父叔
安之金葉人

奉化縣志記

四明六邑奉川為大兮朝治然俗南氣而股象
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通作雅也 神文在位即
國始連季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倣落秀推後
嗣音乎郊廓而是邑由記謂相國清河公士遜
出鎮秣陵為推輪之始蓋室先初祕書丞于君
房為亭明石夫人之廟為縣季自為之記去然
且曰顧以奉川為果季始亦可知吾邑儒鳳

之女曰笑宣和中周尹傳統於邑活之家南力
益勝未几舍法離靡為亭傳文遭弄兵秀灯离
紹興九年崇尹樂復新之於今五紀稱宇寢壞
圯陋之可復友永嘉家尹始至謫奠禩瞻廟像
愀然日敢化招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
日歆訟焉未遑以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遠因
已各勝其應而連歲又疫愈不解給文成歆云
介、名不滿邑士汪君教素好為鄉室義事
之謂共第仔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功率不誰於
教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旧址不日而成

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為父遠尉
重立先至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此作
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水壺澄澈南山
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孫為費六贊
曾先吞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
季宮用以揚処安灵現者如偕驚歎贊美以為
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於是里中善士董安
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與趨競功相為再遲
駕說之堂挾以直序傍刻許存庀漏厝廩器刑
畢備凡為屋四十楹又以去歲知有目右季登

科者為闕体圖以功方來奉梁之初屬公為之
文今既崇成又託以記公世居奉用高祖正議
先生教侵邑中宝元季記与名刻在尋掌卿校
前後凡三十年始為郡人然五世皆及桑境丙
區、封邑犹不敢拾碎亦校俞敢告于里人曰
令尹泊諸矣所以息音色者至矣自尔必能相
勉以季相高以文躡儒科登脫仕使吾邑簪纓
日盛為少方宗現則今日之季斯為称矣然區
子有曰淮庠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又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跼矣足殆客今人論季七愿不同

何耶孔子之教人尔必曰弟子八則季亦則深
盖庠序所以申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賢戴
於道者少者以從而我之以此為庠序之效亦
為利祿地也誠能因令之季行右之悉自言季
致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卒以
孝悌為先此又既班則心季於此者施於家則
為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為志臣良吏餘、海、
化及皇間寔有六矣戴之風凡於一安而王道
者將以此望音黨之士豈直為是現貴而已哉
宋君名晉之必正卿悃福光華三為邑長皆次

儒術節及事音欲毋令迄於有成邑又紀之實
公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脩序記

舒本序舒之地於今最為佳刷湯皖之勝飲游
而不遂見從宮摧靡而之為者餽全粟如登仙
然嘉泰二年歲陵唐僑下章以寬明之資臨淳
古之倍平易近民洎其俗而施之政未几生以
死事願謂變屬曰官府俱飭而廣舍不稱茲亦
可後乃即其旧而增葺之各治達於紹興八年
中更繕修歲久記壞以公年庀工至公月日訖

役煥然一新即人謂役亦及我而深登茲願有
以紀之教授土君、玉度以書來余互歸侯俱
培子氏而侯為尊日知、貧有年矣以炳樞之
子謙原廉介所至者声頌而飭以儒雅灯江既
以政茲船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與季子蜀爰巴
夷如鄒魯翁室舒人尤欲慕之故永聊它事而
首屬竟於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柯
以報之換那有報於報也惟尔父尤相与率其
子弟益進於季尔同其淳古之習而父之以儒
術不必以敢科級之多寡為輕重文翁既於也

李如僕大司農朱邑以一唐夫而道愛傳子于
載角瑜以文武才略弦章江湖聞其名尤高皆
即人也試使其能之士百出為國家用如前數
公豈非戾之望於斯郡者尚冠之哉

黃州貢院記

黃岡東南住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而醉武昌夏
口鼎立相望其在會朝王蘇二翰林一以州
馳名一似坡身命皆千戎傑特之偉人竹據雪
堂既坏復葺風流來獻至今增章近時即太守
博士皆不輕甚選秀士亦慨然出矣逮炎兵燬

以來我賊多附它邪乾道七年始試于州而固
陋就簡寓貢閣於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既非所
以作士氣而李宮寢以類靡州人病之嘉定二
年四明高吳仲遠未守承開禧兵成之余日尔
暇給首謁夫子廟款其弗葺已甚未皇它務与
敢授李君宗勉飭而斬之廊庑齊舍以次具立
而大比又近万可復跡前輒亟相与訟得駟舍
遺址獨二調虞子委寮屬勅貢院五十余楹花
工於二月丙寅訖役於五月己丑重門正所考
試分位左右長廊庑瀉吏會備具屢整費須与

五百方米二百斛悉出於樽節之余民不知後
工亦告勞而八十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興父老
謂承早殆亦不及士顯歎奮氣象振發且講記
之仲遠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奉委
且日去中秋中月余願即為屬筆以慰千里之
望余為之欣然且日付遠長余一歲恂似不
能言與人語如悲傷之月評以長者稱而秉式
車能後試郡既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每办
如此高氏蓋者家也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
外塘始建太季妙送師儒元侍郎當為國子司

業豈作文行徑季足以表率士林馳名京師規
繩具奉未几車駕幸季權式儀曹至今四海尊
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屋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為
政凋郡知所先後士子尚勉進季業以稱使君
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
灵寔寃嘉之仲遠名得全朝散大夫云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為孝宗皇帝奄潛之旧
雖宦游未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尊秀武夷諸
山皆非塵境蓋入州之門戶也鍾為黃傑古今

相望士夫多挺、尚氣節教賦勸諭萬數荐送
率八十余入儒風最久、壽生徒三百分十工
齊犹不足以容之今即侯室謨閣直季世諫議
李公鎮臨以來泊行稱最百廢具几切秋友物
不可以數計周知而尤萬意方教命、瞻府庠
悉力葺治犹以為永能慈稱几百之意主范
寧之守張章大設庠序資從中賞一出強相心
兩隅廣為四脊鳩工於嘉定三十以文叔旦訖
實募之乃損俸外三千余釋度地於季之東西
役於明年二月之望修廊廣之事不可而矣

以志道挺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挹紫芝之峯扁
曰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於官歛不
及於民增弟子負又廣田疇以曹其儲奉即之
士歎奮感勵成請記之公季有家傳伯仲競爽
公素号博洽富於文詞不以自有乃列效副博
士暨季職諸生三百余人之請貽書以屬於公
在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為之言曰諫議此季
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若名存之義其待季
者尤深矣是四者出於先至之言季之大端莫
過於道者百至之所傳非可以須臾离於志

於此則易以流通必至惑於是端德者誠也經
之言德必以為對之以足決知德之為誠擬此
一誠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苟
能依之形於參倚之際非孝之要乎德不可言
忠仁不可言擬藝不可若儼言之合有攸富也
或謂藝成而下至人以游言之疑其為可輕是
不然所謂藝者非如今之攸藝禮樂射御書數
右所謂六藝也稽之禮經各有名數先主致散
反人之約少直淳未散之時使習而熟之則身
在有余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兼此而能為全

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弓為武事數亦不復見
惟六書可傳士又罕垂意焉夫謂之小孝謂小
年所當孝非曰孝之細也洒歸進退尚由此可
以上達而況六藝乎苟能尽力於三者曰游於
此射為士庶凡於備矣孝者其毋忽於名齊之
羨勉而進之以答諫議之賜豈以料奉利鈍為
吾儒之盛衰邪 本朝庠校咸與乎睢渙嗣音
乎邳廓宝元中詔建州立孝賜田五頃主慶曆
四年即邑始得立孝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
教授一員諸郡亦未之有元豐丈賜四十頃則

知是卯之季國家最所屬意尤在它即之先必
或曰即既有季而復有書院不既多乎是又不
然潭之嶽麓衡之右鼓南康之白鹿皆以此也
古者黨不身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季以今準之
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為季當有几而謂此
為多乎姑誦所聞以謝諫友多士之意若公
余詣季与即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季之士
則諫諍之仕也公做敢贊為之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